

以色列国际移民:背景、政策、实践、问题

范鸿达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以色列移民政策和犹太人的曲折历史息息相关,在其国家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犹太移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针对移民问题,以色列建国后出台了多项法规和政策。以色列对国家“犹太属性”的强调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国的移民政策。由于以色列原本就是为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建立的民族家园,再加上建国后与阿拉伯诸国的连续战争,以及与巴勒斯坦持续至今的冲突,以色列移民常常伴随着强烈的政治性,当然也在以色列内外引发了一些争论,以色列移民需要处理好民族性与国家性、国家间的关系。

关键词: 以色列; 移民政策; 犹太复国主义; 巴以问题

中图分类号: D5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92(2017)05-0155-08

以色列国际移民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1948年现代以色列国家诞生后,以“犹太国家”和“民主社会”自居的以色列始终向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敞开大门,并且一直采取多种方式努力推进国外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犹太国际移民也一直是以色列国家的重要议题。以色列移民问题与犹太民族历史的特殊性、以色列国的“犹太国家”属性、巴以矛盾的残酷性息息相关,既包括犹太人向以色列的移入,也包括以色列禁止巴勒斯坦人回归、外国非犹太工人的引入,当然还有以色列本国向国外的移出。本文拟从以色列移民背景、政策法律、实践和影响等几个方面,对以色列移民问题做较为全面的回顾与分析。

一、以色列移民的背景

以色列的移民政策和实践与犹太民族历史的特殊性、以色列建国的复杂性、以色列国家的“犹太”属性、阿以巴以矛盾的残酷性息息相关,谈及以色列移民,务必要了解犹太人的曲折历史、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艰难的建国历程,现代以色列成立后对自己“犹太国家”的定位、与阿拉伯诸国的持续冲突和战争也对其移民产生了重大影响。

1. 犹太复国主义。所谓犹太复国主义,就是散

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重返“上帝应允之地”巴勒斯坦,再建犹太人国家的思想和实践。犹太人把自己的历史和《圣经旧约》联系在一起,犹太教认为,在很久以前犹太人先祖从今伊拉克地迁到迦南(今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一部分,一战以前这里是统一“巴勒斯坦”),上帝把这块地允诺给犹太人,公元前11世纪犹太人在上述地方建立了其民族史上的首个统一国家。但是好景不长,犹太人的统一国家很快就陷入分裂,进而被周边大国所灭,特别是在公元1—2世纪犹太人反抗罗马人的统治失败后,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被驱赶或被迫离开“上帝应允之地”,开启犹太人历史上所谓“大流散”时期,其中很大一部分犹太人流向了欧洲。总体而言,流散到欧洲和普通犹太人之状况相当不理想,不仅没有国民待遇,而且还要面临较为广泛的“反犹主义”。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和1894年法国爆发“德莱福斯案件”后,俄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反犹浪潮日甚一日,这导致越来越多的犹太有识之士不断思考本民族的未来,并逐渐形成建立民族国家来保护自己的思想。

被誉为“犹太复国主义之父”的西奥多·赫茨

收稿日期:2017-08-07

作者简介:范鸿达(1974—),男,山东聊城人,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厦门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东问题和穆斯林事务。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东国家政治转型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5YJAZ013)的阶段性成果。

尔在 1896 年出版了《犹太国》,此书开篇直言要重建犹太国家,并有相当详细的建国步骤和方略,包括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向“犹太国”移民的具体方案。在西奥多·赫茨尔的推动下,来自俄国、东欧、西欧、巴勒斯坦、阿尔及利亚和北美等地约 200 名犹太复国主义者,于 1897 年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第一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这是犹太人踏上“大流散”之旅后召开的首次全球性民族大会。本次大会最终做出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的决定,之后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步伐加快,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勒斯坦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受到英国官方支持的“犹太复国主义”开展的更是如火如荼,希特勒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亦推动一批又一批的犹太移民奔向巴勒斯坦。随着犹太移民的不断到来并占有土地等资源,生活在这里的巴勒斯坦人利益受损,双方矛盾日益加剧,视巴勒斯坦为自己组成部分的阿拉伯世界也旗帜鲜明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当英国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需要压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从而讨好阿拉伯诸国时,愤怒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转而向美国求援。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在不断增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期待中,1947 年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时这里的犹太人已经从 1870 年时的不到两万猛增到 60 多万了^①。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力度不可谓不大。

2. 以色列的犹太国家属性。不管是 1948 年的《以色列独立宣言》,还是目前以色列政府的诉求,以色列都被标以“犹太国家”。以色列的“犹太国家”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移民政策,一方面,以色列向全世界的犹太人敞开大门,就像其独立宣言中所说的那样“以色列国将向所有犹太移民开放”。另一方面,作为“犹太国家”,以色列的多数人口一定要是犹太人,并且犹太人要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以色列中央统计局 2017 年 4 月 27 日公布的分类数字显示,以色列总人口 868 万,其中犹太人有 648.4 万,占比 74.7%,阿拉伯人口 180.8 万,占比 20.8%。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口中,约 44% 是世俗犹太人,24% 是传统但非宗教犹太人,12% 是传统宗教犹太人,11% 是宗教犹太人,9% 为极端正统派犹太人。^②

在相当长时期内,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出生率高于犹太人^③,面对此景以色列政府很担心国家人口的比例问题,这也影响了以色列移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以色列官方和宗教

势力对国家犹太属性的过分强调,不但导致国内非犹太人的不满和国际社会的非议,而且也引起很多非宗教犹太公民的反感甚至是反对,笔者曾于 2010—2011 年在以色列访学一年,深切感受到很多非宗教犹太人对宗教势力的抵制,有些人甚至为此而倾向于移居他国。^④

3. 阿以/巴以冲突。以色列是在阿拉伯世界的反对声中成立的,是在与阿拉伯诸国发生多次战争的环境下发展壮大,阿以/巴以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对以色列移民政策造成直接影响。显而易见,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连续对抗令生活在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处境尴尬,这些犹太人自然被以色列视为移民而入的重中之重。

再者,依据以色列历史学家 Tom Segev 的观点,自犹太复国主义诞生之日起,把巴勒斯坦人驱赶出“上帝应允之地”,巴勒斯坦就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始终如一的目标。^[1]在此等目标的驱使和其他因素的推动下,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步伐不断加快,他们与当地人的矛盾也就自然产生,到 20 世纪 20、30 年代,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境地,而随着 1947 年联合国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以及次年建立以色列国,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便陷入了长期的激烈战争,并最终导致大量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沦落为难民。^⑤按照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官方网站 2016 年 11 月 6 日公布的信息显示,其服务范围内正式登记的巴勒斯坦难民已经多达 5 149 742 人。^[2]这些巴勒斯坦难民除了一部分生活在今天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外,大多只能流亡到其他国家。尽管很多流散他处的巴勒斯坦人祖宅和家园仍在以色列,但是出于安全和人口比例等因素的考虑,这些巴勒斯坦人被禁止移民以色列。

巴以冲突和以色列“犹太国家”属性带来的不仅仅是巴勒斯坦人难以重返故地移民到以色列,而且还在其他方面影响了以色列的移民政策。在很长时期内,廉价的巴勒斯坦工人曾是经济发达国家以色列所倚重的,但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巴以暴力事件增多后,以色列政府决定不再允许巴勒斯坦人前来工作,这直接导致以色列非犹太国际移民工人的出现。当然,因为阿以/巴以冲突的残酷性,也使得一些犹太人移出以色列到他国定居。

二、以色列的移民法规政策

以色列是作为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家园而成立的,大量犹太移民的到来是这个国家得以成

立的最为关键因素。在犹太移民和以色列国家之间存在非常紧密、可以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因此,以色列成立后非常重视移民问题,在很多重要文件、法律中对此都有体现,而且也出台了多项与移民有关的政策。事实上,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宣告的国家《独立宣言》,也是对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深切召唤,欢迎他们移民到这个新生的“犹太国家”。

1. 《回归法》。以色列建国后,制定了明确的移民法规。1950年以色列颁布《回归法》,随后曾于1970年对《回归法》进行修正,在那之后直到今天,该法一直是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根本性文件。该法规定“凡犹太人均有移居以色列之权利”,移民签证发给一切表示愿意来以色列定居的犹太人,但内政部长确定的下列情况除外:一是申请者从事反犹太人的活动;二是可能危及公共卫生或国家安全;三是过去犯过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行。《回归法》也把移民以色列的权利给予犹太人的配偶、儿子和孙子,以及儿子或孙子的配偶,但原为犹太人而自愿皈依另一宗教者除外。《回归法》规定,母亲是犹太人或者已经皈依(犹太教)而不属于另一宗教的人也被认为是犹太人。尽管犹太律法规定只有通过母系关系才能获得犹太人身份,但是以色列回归法把拥有母系或父系血缘的犹太人都给予了公民身份,这与纳粹根据“犹太血统”来界定犹太人的做法一致,其目的是为了接受纳粹战争罪行的受害者和未来其他国家支持的反犹太主义的受害者。《回归法》对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给予详细规定,并给出相当明晰的移民路径,便利了犹太人向以色列的移民。^⑥

2. 《国籍法》。以色列议会在1952年4月1日通过的《国籍法》是与移民息息相关的又一个法律。《国籍法》全面规定了以色列国籍的取得、丧失、实施和处罚措施。《以色列国籍法》开宗明义,在列举可以取得以色列国籍人员资格时,第一条就是依据回归法移民以色列的犹太人可以自动取得以色列国籍,此外,犹太人还可以通过定居或出生在以色列以及归化以色列等方式获得以色列国籍。该国籍法规定,在取得以色列国籍时要“宣誓效忠以色列国”。^⑦《以色列国籍法》自颁布以来曾在1958年、1968年、1971年进行过多次修正。2010年10月,以色列内阁以22票赞成、8票反对通过一项《国籍法》修正案,要求非犹太裔人在获得以色列国籍时必须宣誓承认以色列是“犹太民族国家”,这在以色列国内外引起激烈争议,被认为是以对以色列非犹太人权益的严重侵犯。2014年11

月,以色列内阁通过充满争议的《犹太国家法案》,再次突出强调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国家”。

3. 《公民身份与进入以色列法》。2003年以色列议会通过《公民身份与进入以色列法》,对部分国家、地区的居民移民和居住以色列做了新的规定。在家庭团聚的名义下,1963—1993年仅有百余名来自约旦河西岸或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通过和以色列籍阿拉伯人结婚获得以色列公民资格,但是在1993年巴以签署《奥斯陆协议》后,1994—2002年通过与以色列阿拉伯人结婚移居以色列或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的巴勒斯坦人猛增至13.7万人。^[3]针对这一情况,出于安全和“犹太国家”人口比例等考虑,2002年以色列内阁通过决议,冻结了关于部分国家和地区人士通过“与以色列阿拉伯人结婚”即可自动获得公民资格之法律条款,2003年7月底,作为临时法令的《公民身份与进入以色列法》被通过,该法令明确规定受限国家和地区包括伊朗、阿富汗、黎巴嫩、利比亚、苏丹、叙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也门以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管理区域。2005年5月,以色列内阁投票通过针对公民身份和进入以色列的修正案,该修正案把通过与以色列阿拉伯人结婚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的巴勒斯坦人数量每年限制在200—250人。

除了这些与移民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外,以色列和犹太人组织在机制、机构、资金、援助等方面,也有相当全面的移民举措,比如从内阁层级来讲,有专门应对移民问题的“以色列移民吸纳部(前身为以色列移民部)”,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基本都是犹太人组织)为犹太人移民以色列提供资金和路径帮助。可以说,只要能够证明自己是犹太人,就能获得以色列或犹太人的某些组织或力量的帮助移民以色列,并且在抵达以色列后还能在住房、工作、教育、语言培训、社会服务、保险等方面获得专门援助。为了帮助犹太人移民以色列,以色列移民吸纳部还定期推出《新移民指南》,比如最新版本就是2016年推出的《新移民指南》第12版,这份130多页的文件细致入微,为(可能)向以色列移民的犹太人提供了接收、新移民身份、财政资助、移居以色列首年安排、帮助移民学生接受更高等教育、关税优惠、住房、就业、社会福利、健康服务、服兵役、驾照、公共调查、核对表和有价值地址等信息,几乎涵盖了新移民所需要的方方面面。^[4]

三、以色列的移民实践

以色列建国后向全世界的犹太人敞开大门,欢

迎散居他处的犹太人返回自己的民族国家以色列。以色列“犹太国家”属性的确立,预示着犹太人必定要在这个国家占居人口的大多数,这一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以色列的移民政策。20世纪90年代与巴勒斯坦的冲突加剧则促使以色列吸引非犹太移民工人前来取代巴勒斯坦工人。当然,安全形势的不甚理想和发展机会的不足也推动一些以色列犹太人出走他国。

1. 犹太人移入以色列。在大量犹太移民的支撑下,以色列国最终在1948年得以成立。有了国家载体后,犹太人向以色列的移民更加便利,人数也随之猛增,1948—1951年有60多万新移民加入,以色列犹太人增长了一倍,其中有大约一半的新移民是纳粹集中营中幸存的难民和欧洲流离失所的人,其余的则从周边阿拉伯国家而来。随着20世纪50、60年代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紧张,原生活于北非和也门犹太社区的犹太人几乎都移民到了以色列,从其他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大规模犹太移民也在持续。1960—1989年,平均每年移民以色列的犹太人约1.5万名,1989年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以色列迎来一个前苏联地区的犹太移民高潮,仅在1990年一年内进入以色列的犹太移民就有199 751人,其中来自前苏联境内的犹太移民高达184 493人。^[5]

以色列政府还会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帮助犹太人移民,大部分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抵达以色列的。^⑧埃塞俄比亚境内的法拉沙(Falashas)人自称是Beta Isreal,是犹太人的后裔,所以在以色列建国特别是稳定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产

生回归以色列的想法,并因此努力践行犹太教信仰。20世纪80年代初法拉沙人因为信仰在国内受到政府的打压,其经济状况也相当糟糕,正在大力吸纳犹太移民的以色列于是关注到他们并采取了一些行动。在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过程中,有两个非常著名的行动:第一个是“摩西行动”,1984年埃塞俄比亚大饥荒时期国内一些犹太人逃到苏丹,通过“摩西行动”大概有8 000人被带到以色列,直到媒体曝光这一秘密行动后苏丹受到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巨大压力,从而导致空运的停止。更大的第二拨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移民被称为“所罗门行动”,在1991年埃塞俄比亚剧烈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情势下,长达36小时的空运行动把14 000名犹太人带到以色列。^[6]

进入新千年以后,由于巴以冲突升级及经济形势不佳,以色列接受的犹太移民数量有所下降,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2007年12月24日报道,2007年移民以色列的犹太人数量下降到1.97万人,创20年来最低点。但是随着以色列安全形势的好转,以及欧洲特别是法国针对犹太人恶性事件的上升^[7],近年来欧美犹太人移居以色列有所增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甚至一再公开欢迎欧洲犹太人返回以色列这个“犹太家园”。^[8]据法国犹太人办事处统计,2012年全年有1 917名犹太人离开法国回到以色列,2013年这一数字上升到3 280人,仅2014年1月,该办事处收到的申请就超过1 000份。^[9]在2015年以色列新增的31 013名移民中,来自法国的约占24%,其余主要来自乌克兰(约23%)、俄罗斯(约22%)和美国(约10%)。^[10]

1948—2015年以色列移民(入)人数统计

(单位:人)

年段	1948—1951	1952—1959	1960—1969	1970—1979	1980—1989	1990—1999	2000—2009	2010—2015
人数	687 624	272 446	373 840	346 260	153 833	956 319	268 274	127 284

数据来源:以色列移民吸收部网站: <http://www.moia.gov.il/Hebrew/InformationAndAdvertising/Statistics/Pages/ImmigrationToIsraelCurrentYear.aspx>。

2. 拒绝巴勒斯坦人移民以色列。在巴以和平进程中,巴勒斯坦难民是一个非常敏感和难以克服的问题,巴勒斯坦方面强调难民的回归权,认为他们有权回到祖籍地,但以色列方面对此坚决拒绝。以色列之所以拒绝巴勒斯坦难民移民到自己国土上,除了安全考虑之外,保持国内犹太人口的绝对多数也是关键因素,一旦大量且高出生率的巴勒斯坦难民移民而来,以色列国内的“阿拉伯人”将会在人口比例上对犹太人形成日益严峻的挑战,“犹太国家”

也将会名不副实。

为了保障犹太人在国家中的绝对多数地位,以色列采取了一些特别措施。比如,尽管耶路撒冷早就被以色列宣布为自己的首都,但是至今生活在其中的绝大部分巴勒斯坦人只是耶路撒冷居民,不能自动取得以色列公民身份。在1993年巴以达成《奥斯陆协议》后,以色列曾允许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通过与以色列公民结婚的方式定居以色列并取得公民资格,但当这样的移民骤然增多后,以色列推

出《公民身份与进入以色列法》,对部分国家和地区居民移民以色列进行了新的规定,特别是对巴勒斯坦人通过婚姻实现移民提出具体限制并持续至今。

3. 非犹太国际工人的移入。1991年马德里中东和平会议召开,之后战乱多年的中东迎来片刻的相对和平,尤其让观察家感到兴奋的是,1993年巴以双方达成《奥斯陆协议》,为之后巴勒斯坦自治打下了基础。但是巴以和平之路走得并不平坦,双方内部都有不同意见,因此协议达成后巴以爆发了一系列暴力事件,进入新千年后巴以冲突再次升级,以色列国内安全也大受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获得更高的安全系数,以色列停止让巴勒斯坦人进入本国工作,而生活水准较高的以色列本国工人又不愿意从事建筑、清洁、农业和家庭护理等工作,因此以色列政府决定以其他国家的非犹太工人取代巴勒斯坦人先前从事的这些工作。

在2000年之前,来自东欧国家的工人占居以色列移民工人的多半,其中尤以罗马尼亚的工人居多。自2001年开始,来自亚洲国家的工人开始超过东欧,主要有主营家庭护理的菲律宾人、从事农业的泰国人和建筑行业的中国人。以色列劳工签证一般是五年期,在以色列工作期间工人不能随便更换雇主,而且每年需要更新工作许可证。外籍工人要通过中介服务才能进入以色列劳工市场。

以色列对移民工人实行的行业配额制,根据国内各行业所需来颁发年度配额,比如2005年的移民工人配额包括1.75万建筑工人,2.6万农业工人,在工业、酒店和餐馆也分别有2100人、550人和1300人。^[11]移民工人在给以色列带来服务的同时也降低了本国人的就业率,这使得2002年10月3日时任总理沙龙宣布实施“关闭天空”政策,决定之后不再从国外引进工人,就业配额只提供已经在以色列的移民工人。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以色列政府面对,那就是大量移民工人逾期不离开、非法停留在以色列。以色列政府从2002年8月起加大了遣返非法停留的移民工人的力度,自2002年9月至2005年中,有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13.6万非法工人或被驱逐出境或不得已“自愿”离开以色列。2012年6月,以色列接连采取包机的方式把数百名南苏丹人送回国,为了鼓励非法移民回国,以色列政府还推出提供免费机票、向每名成年人发放1000欧元、儿童发放300欧元补贴等举措。^[12]但是在巴以冲突不见解决的情况下,以色列对从事劳力和苦力工作的移民工人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政府

也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比如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色列政府声称在2017年1月4日和中国商务部达成协议,规定从2月底正式签署合同之后的6个月内,将会引进约6000名中国工人,帮助当地修建住房。^[13]

4. 犹太人移出以色列。尽管移入以色列是主流,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特别是在进入新千年后,犹太人移出以色列也已经屡见不鲜。比如苏联解体后有近百万俄罗斯犹太人移民以色列,不过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复苏和在以色列生活工作不理想,也有犹太人再次返回俄罗斯,据一份调查显示,在2001—2003年,至少有5万人离开以色列返回俄罗斯。^[14]

近些年来,居高不下的物价和具有竞争性机会的缺乏,也使得一些犹太人选择或长或短时间离开以色列。比如2011年夏天以色列民众因为高房价而举行了持续多日的抗议活动,再加上对国家经济发展不甚乐观,一些以色列人将目光转向欧美国家。一些具有高学历、有才能、有技术的以色列人也选择离开了以色列,比如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Daniel Kahneman、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Arieh Warshel等。^[15]

1985—2000年间在以色列取得学位且到
2011年已经在海外待满一年的以色列人数统计

学习专业/领域	数量(单位:人)
医学	716
化学	348
工程建筑	3162
数学、统计和计算机科学	2385
物理	927
生物	1568
总数	9423

资料来源: The Knesset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Center, Information about Israeli Academics Abroad and Activities to Absorb Academics Returning to Israel, 30 January 2014. <http://www.knesset.gov.il/mmm/data/pdf/me03375.pdf>. (2016-11-05).

科技创新在以色列的国家发展中占居非常突出的地位,因为政治、经济、物价、宗教等多种因素,进入21世纪后,以色列本土人才流失较为严重,这对以科技立国的以色列形成严峻挑战,引起包括议会在内的国家机构和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也因此出台了一些吸引人才回归以色列的政策,比如政府在

2010年推出的“以色列国家人才流入计划(The Israel National Brain Gain Program)”、“以色列卓越研究中心(The Israeli Centers for Research Excellence)”项目,为来以色列工作的人才提供平台资金等支持,并提供一些把人才稳定在以色列的工作岗位。^[16]

四、以色列移民催生的问题

以色列的主体民族犹太人具有特殊的历史经历,这也导致建国伊始以色列就给自己贴上“犹太国家”的标签。但不可忽视的是,在《以色列独立宣言》中,这个国家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国家特征——“民主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讲,以色列的移民政策和实践就是对这两大国家特征的阐释或挑战。

1. 以色列犹太人内部矛盾。犹太复国主义兴起后一直到现在,从地域上讲,移民以色列地的犹太人可以分为来自欧美的阿士肯纳兹犹太人和来自亚非的塞法迪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倡导者基本是欧美的阿士肯纳兹犹太人精英人士,他们是组织向巴勒斯坦移民和筹建以色列国的中坚力量,也是以色列建国后的国家长期主导力量。从世界犹太人口看,85%的犹太人是阿士肯纳兹犹太人,迄今这部分犹太人仍然主要生活在欧美国家,而世界绝大部分的塞法迪犹太人却生活在以色列,以色列建国后接收的绝大部分犹太移民是塞法迪犹太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部分犹太人已经占到以色列犹太人口的一半。^[17]但是,不管是在以色列建国前还是建国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倡导的都是以阿士肯纳兹犹太人为中心的犹太民族“熔炉”政策。

由于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掌握国家的权力和语言文化等不同,以色列的塞法迪犹太人相比较于阿士肯纳兹犹太人处于劣势,在居住区域、就业机会和薪金水平等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并因此引发塞法迪犹太人的不满,导致他们逐步运用选票来改善自己的地位,甚至用上街游行示威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懑,以色列犹太人之间的隔阂可见一斑。^[18]负责管理外来移民的以色列犹太人事务局还在当事人不知情的状况下强制为埃塞俄比亚裔犹太女子注射避孕药,剥夺了她们的生育自由,以色列黑皮肤犹太人的如此境况令人深感诧异。^[19]此外,由于塞法迪犹太人来自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他们充分感受过阿以冲突和战争带来的沉重心理压力,因此这些人一般对阿拉伯人怀有更深的仇视,在对待阿以、巴以和平方面与阿士肯纳兹犹太人也有一些

差异。^⑨

除了阿士肯纳兹犹太人和塞法迪犹太人之间存在隔阂外,在阿士肯纳兹犹太人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特别是苏联解体导致这里的近百万犹太人涌入以色列后,这些犹太教信仰非常淡薄的新移民与以色列既有的犹太生活可谓是相差甚远,比如对于犹太教的饮食禁忌猪肉,这批在以色列一般被称为俄罗斯犹太人的新移民并不排斥,笔者2010—2011年在以色列游学时,发现出售猪肉的几家商店或超市都是俄罗斯犹太人开设的。而且,作为新移民,俄罗斯犹太人不管是在社会地位还是工作机会以及薪金水平等方面,都与以色列既有的阿士肯纳兹犹太人有明显差距,这造成俄罗斯犹太人的不满,一些激进的俄罗斯犹太人暴力组织甚至会袭击虔诚的犹太教信仰者。^[20]

2. 以色列关于“犹太人”的争论。以色列在吸收犹太移民的过程中,产生了何谓“犹太人”问题,此问题引发以色列国内的争论。根据犹太教律法《哈拉卡》的定义,一切皈依犹太教的人和母亲是犹太人的人都是犹太人,正统派或保守派犹太人支持此种说法。但是自由派或改革派犹太人认为,只要父母有一方是犹太人并被按照犹太生活习俗养大的孩子也都是犹太人。当然,还有少数派犹太人认为只有父亲是犹太人的孩子才被认为是犹太人。1950年以色列议会通过的《回归法》采取的犹太人定义是“一切皈依犹太教的人以及由犹太母亲所生的人”规定这些人有资格移民以色列。但是在移民的实践中,以色列也发生了很多富有争议的案例。

隶属于印度Shinlung部落的3500名Bnei Menashe认为自己古代失落的以色列玛拿西(Manasseh)部落后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寻求移民以色列,并已有部分人移民成功,但是以色列人担心如果允许Bnei Menashe移民以色列,那么Bnei Menashe所隶属的Shinlung部落200万人人都可以找到移民以色列的理由。如前所述,那些犹太教信仰非常淡薄或没有信仰的俄罗斯移民更是让一些正统犹太人视为异族他类。事实上,一些犹太教领袖已经担忧长此以往以色列将不再是犹太国家了。

3. 以色列移民对他国的影响。受以色列移民政策影响最大的群体和国家是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国。^⑩通过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以色列占领了1947年联合国决议中划分给巴勒斯坦人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并且控制了整个耶路撒冷。随着犹太移民不断到来,以色列把其中一些人安排到了

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形成至今仍存的犹太人定居点,而且迄今以色列仍然没有停止侵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或房屋以扩展犹太人的居住地,这不仅给巴勒斯坦人的生活造成负面影响,而且也严重制约了巴以和平进展。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工人入境工作的限制,也使巴勒斯坦人的失业率上升,其生活自然愈加困难。此外以色列还严禁流散在外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其在以色列的家园,这一切都显示出以色列的移民政策带给巴勒斯坦人的苦难。

以色列自视为所有犹太人的“祖国”,对生活在其他国家中的犹太人多有关切,这也比较容易引发国际纠纷,比如当2004年以色列总理沙龙批评法国反犹主义泛滥、呼吁法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时,法外交部称此言论不可接受,法国总统府称如果以色列不对此加以合理解释,法国和以色列的官方往来将会受到影响。^[21]此外,近年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呼吁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犹太人移民时,常常把此问题与伊斯兰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这进一步激化了法国犹太人和阿拉伯穆斯林之间本就存在的矛盾。^[22]

再者,以色列实行的是双重国籍,这固然可以方便犹太人向以色列的移民,方便以色列招揽自己所需要的人才,使得一些犹太人可以方便地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选择使用某一种护照,但是双重国籍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由于以色列与诸多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没有外交关系或者存在较为尖锐的矛盾,拥有以色列人身份的双重国籍者可能会因此而影响另一国身份的效用,2010年初巴勒斯坦哈马斯一位高级领导人在阿联酋被暗杀后,阿联酋就宣布禁止拥有双重国籍的以色列人进入该国。^[23]

五、结 语

在非常曲折的民族发展史的背景下,在错综复杂的对外(特别是对周边国家)关系的基础上,以色列推出了独具特色的移民政策。从人数上讲,以色列移民的主流是其他地方的犹太人移入以色列,以色列人移出数量相对很少。

作为全球犹太人的“祖国”,以色列自我设定为犹太人的保护者,除了积极吸引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外,以色列还密切关注身处他国的犹太人,特别是在他国犹太人遭遇“反犹主义”时常常公开呼吁这些犹太人移民以色列,这给予世界各地的多数犹太人对以色列产生较为强烈的认同感,但是以色列对他国犹太人的超乎国家界限的关注也引起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反感或反对。在世界移民之势方兴

未艾的当下,如何处理好本民族发展和国家间关系,是当政者必须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一个国家面对另一个国家的公民时一定要注意国家主权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以色列国内的犹太人是较为明显差异的,而且为了保持本国的“犹太属性”,以色列在给犹太人提供家园的同时,坚决拒绝巴勒斯坦人回归故有家园。笔者在以色列访学时深切体会到,这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社会,既有“民主社会”的色彩,也有非常明显的民族不平等和犹太人族内差异之存在。以色列的移民政策在给犹太人一个“祖国”的同时,并没有让一些移民获得平等公民之感受;在强调国家的“犹太属性”而不顾及国内非犹太人的感情时,以色列也让自己所宣扬的“民主社会”蒙羞;在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工作和移民施加种种限制时,也增加了以色列获得与巴勒斯坦和平的困难。因此,在探讨以色列移民问题时,以色列给饱经风霜的犹太人提供了一个“祖国”这一点经常被提及,但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我们还要注意到以色列移民政策及其实施带来的其他结果。

注释:

①参阅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哈全安、刘志华译,北京: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283页;wikipedia,United Nations Partition Plan for Palestin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Nations_Partition_Plan_for_Palestine(2017-03-20)。

②笔者在以色列高校为期一年的访学时也观察到,具有浓厚宗教特征的犹太人是人口的少数,被称为“宗教犹太人”;大部分以色列犹太人宗教色彩相当淡薄,其行为举止生活方式与宗教犹太人有明显差异,一般把占居以色列犹太人大部分的这些犹太人称为“非宗教犹太人”,也被称为“现代犹太人”。

③2000年以色列阿拉伯妇女人均生4.3个孩子,而犹太妇女人均生2.6个孩子,之后随着阿拉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以及犹太人口出生率的上升,二者差距逐渐缩小,2015年以色列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妇女生育率首次持平,人均生3.13个孩子。

④关于以色列宗教犹太人和非宗教犹太人的观察,可参阅范鸿达著《游学中东》(新华出版社,2012年)的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章节。

⑤其实在1948年阿以战争爆发前,一部分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富人,就慑于战争和犹太人的恐怖离开了巴勒斯坦。关于当时巴勒斯坦难民产生的历史状况,国内外学者均做过专门研究,请参阅Morris, Benny, *The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1947-1949*年和赵克仁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历史考察》。对于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以色列、阿拉

伯国家的认识存在明显差距,参阅美以合作公司(The AMERICAN-ISRAELI COOPERATIVE ENTERPRISE, AICE)网站文章 The Palestinians Refugees (Written by Mitchell Bard),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s/History/refugees.html>, 2011-09-17。

⑥关于以色列《回归法》,请参阅“以色列法律资源中心”网站, <http://www.israelawresourcecenter.org/israelaws/fulltext/lawofreturn.htm>。(2016-11-02)。

⑦关于以色列《国籍法》,请参阅“以色列法律资源中心”网站, <http://www.israelawresourcecenter.org/israelaws/fulltext/nationalitylaw.htm>。(2016-11-02) 关于移民的具体规定,可参阅以色列《回归法》。

⑧犹太人和埃塞俄比亚的交往颇有渊源,《圣经》也有描述。《圣经》之《列王纪上》第十章有关于来自非洲的示巴女王觐见古以色列王国所罗门国王的记载,示巴女王率领众多人携带厚礼去觐见所罗门国王,并获得丰厚回赠。这里的示巴被认为是今日的埃塞俄比亚。

⑨关于以色列阿士肯纳兹犹太人和塞法迪犹太人的冲突与不和,可参阅杨军《以色列的两大族类:阿士肯纳兹人和塞法迪人》,《世界历史》2001年第3期。

⑩笔者曾在巴勒斯坦做过田野调查,尽管目前很多国家承认巴勒斯坦是个国家,但是它距离真正的拥有主权的国家还相当遥远,在很多方面以色列对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TOM SEGEV, THE JUNE 1967 WAR AND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XXXVI, No. 3 P. 6. (Spring 2007)。

[2] UNRWA, <http://www.unrwa.org/where-we-work>. (2016-11-06)。

[3] Daniel Pipes, 终结巴勒斯坦人的“回归权”, 国家评论在线 2012年01月17日, <http://zh-hans.danielpipes.org/article/10579>. (2016-11-02)。

[4] The Publications Department, Ministry of Aliyah and Immigrant Absorption, *Guide for the New Immigrant 12th Edition*, Jerusalem 2016. <http://www.moia.gov.il/English/InformationAndAdvertising/Advertising/Pages/FirstSteps.aspx>. (2016-11-04)。

[5] 益楚. “人口扩张”——激化矛盾的以色列移民政策[J]. *世界知识*, 1991(11): 11-12。

[6] Martha Kruger. *Israel: Balancing Demographics in the Jewish State*,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http://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israel-balancing-demographics-jewish-state>. (2016-11-04)。

[7] 法媒: 法国犹太人正在从该国的人口版图上消失, 环球网 [EB/OL].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1/8438547.html>. (2016-11-05)。

[8] 观察者网. 袭击频发 内塔尼亚胡号召欧洲犹太人移

民以色列 [EB/OL]. http://www.guancha.cn/europe/2015_02_16_309749.shtml. (2016-11-04)。

[9] 以色列鼓励欧洲犹太人回归 [N]. *人民日报*, 2015-02-17。

[10] 以色列蓝皮书课题组. 2015年以色列人口持续增长 外来移民大幅增长是主要原因之一 [EB/OL]. <http://www.pishu.cn/psgd/380896.shtml>. (2016-11-04)。

[11] Martha Kruger, *Israel: Balancing Demographics in the Jewish State* [EB/OL]. <http://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israel-balancing-demographics-jewish-state>. (2016-11-26)。

[12] 新华国际. 以色列开始驱逐非洲移民 首批南苏丹人乘机回国 [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6/19/c_123301639.htm. (2016-11-04)。

[13] 范凌志 张雪婷. 6000名中国建筑工人将赴以色列 修建房屋缓解当地住房危机 [EB/OL].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7-01/9911360.html>. (2017-02-20)。

[14] 以色列政局动荡经济低迷 犹太移民潮回流俄罗斯 [EB/OL]. *新京报*. <http://news.sina.com.cn/w/2004-08-05/00443295698s.shtml>. (2016-11-04)。

[15] Israel.com, 以色列移民 [EB/OL]. <http://israel.com/zh/home/business-finance/immigration/>. (2016-11-05)。

[16] The Knesset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Center, *Information about Israeli Academics Abroad and Activities to Absorb Academics Returning to Israel*, 30 January 2014 [EB/OL]. <http://www.knesset.gov.il/mmm/data/pdf/me03375.pdf>. (2016-11-05)。

[17] Galvin Golescheider, “Immigration, Nation Building and Ethnicity in Israel”,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Spring, 1998).

[18] 王晋. 除了美国, 以色列也被黑白撕裂, 观察者网 [EB/OL]. http://www.guancha.cn/WangJin/2015_05_06_318480.shtml. (2016-11-13)。

[19] 崔向升. “黑色”犹太人: 回归“理想国”, 仍难逃歧视 [N]. *青年参考* 2013-02-02 第22版。

[20] 中国网. 以色列惊现新纳粹组织: 20岁青年攻击犹太人 [EB/OL]. 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7-09/10/content_8852728_2.htm. (2016-11-13)。

[21] 陈克勤. 以色列的“移民”情结 [EB/OL]. *光明日报网*. http://www.gmw.cn/01gmrb/2004-08/06/content_72407.htm. (2016-11-14)。

[22] 高晴. 反犹情绪高涨 大批犹太人考虑离开法国. *中国日报网* [EB/OL]. http://world.chinadaily.com.cn/2015-01/13/content_19308994.htm. (2016-11-14)。

[23] 中国日报网. 阿联酋宣布禁止拥有双重国籍的以色列人入境 [EB/OL].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2010-03/01/content_9521235.htm. (2016-11-14)。

(责任编辑 马燕)